

书房

## 合眼逢君惜交臂

文/陈建功

## 《迢递归乡路》

周啸虹 著  
昆仑出版社

周啸虹(1932-2012),出生于江苏盐城,本籍扬州。台湾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等,曾在大陆地区出版《逝水》《迢递归乡路》。

2003年春,两岸还没有开通直航。我和大陆作家代表团的几位朋友,乘国航到香港,再办赴台准入手续,乘华航赴高雄。一路上,我读完了即将会面的周啸虹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迢递归乡路》。

1948年,16岁的少年周啸虹“奉母命离家”,以“人伍新生”的身份,卷入了那场颠沛流离的溃退之旅。啸虹夫人陈春华,在啸虹死后所撰《回首向来萧瑟处》一文里,却平静而款款地说,少年周啸虹“及至1949年7月辗转抵台已增一岁”。这就是春华嫂的风格。

我们在台湾分手之际,春华嫂致了欢送词。时值大陆“萨斯”已开始肆虐,台湾也有病例发生。春华嫂的临别之言也是这样“平静而款款”。一时大家竟因这“平静而款款”,感到有如一个家庭面对劫难前的离散,兄弟姐妹各奔前程的惜别。我虽不至和友人们一起潸然泪下,却也不免鼻酸。

还是回到那本《迢递归乡路》吧。“辗转抵台已增一岁”八个字,确已叙尽一个少年人背井离乡、别母辞亲的全部思念与成长。而周啸虹所遭遇的这“已增一岁”,不过是近四十年漫长思念的开始。“1987年深秋,五十五岁的周啸虹在香港一家旅店,与远从扬州老家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相见。透过迷蒙泪眼,我看到的是一对木然相对的母子;母亲大约很难相信儿子竟是这风霜满面的灰发汉子,做儿子的则愕然于雍容丰盈的慈母已是如此老迈。”陈春华这样回忆道。从次年端午节开始,周啸虹年年都会回大陆拜望母亲、探访故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古今亦然。两岸之间,遭遇此种传奇和悲欢的人家,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在飞机上感受即将谋面的啸虹先生寄寓于文字中的拳拳之心殷殷之爱,还是不免泪水流淌,引来旁人惊异的目光。

好的文学,传递真情感,也传递真性情。啸虹先生这本书打动了我,除了人间亲情的悲欢感喟,还有他率真质朴的叙事。就以作为书名的《迢递归乡路》一篇来说,字里行间,像是在细细咀嚼几十年未曾吃过的家乡的馍饼,百感交集,甘苦自知。篇末道——“……怀着‘近乡情更怯’的心情,回到了魂萦梦绕的故里,没有‘相见不相识’的儿童,祇有那排拒不了的种种回忆,白发萧然,再临斯土,除了怅惘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没有大沧桑、大悲悯,何来这平实而沉郁的感喟?

我还欣赏啸虹兄间或流露于作品叙事中的悲喜剧风格,即用喜剧的方式处理悲剧的态度。或许

惟有阅历与洒脱才能使一个作家得此神韵。比如书中《大福轮》一篇,写到自己两千多名“学生兵”一起,漂泊渡海的一幕:每十平方米的面积,要容纳一个连的士兵席地紧坐,“多容一只脚的地方都没有”。饥饿、困乏、雨打、日晒以及晕浪之苦,自不待言,最其甚者,是“拉屎撒尿”之难。时因肠胃不适而时时跑肚的“学生兵”周啸虹,竟至如此“解决”——

……两个力气大的同伴,拉住我的双手,把我扶到船舷边,让我把屁股搬到钢缆外,在众目睽睽下,我居然一泻千里,面不改色。大概船上人挤人,时间又过得慢,大伙儿闷得慌,我这拉肚子的“表演”,居然成了一项“节目”,隔不到一个钟头,便有人叫:“差不多快了吧!”

啸虹兄不无得意,曰:拉肚子的滋味如何?很多人都有此经验,而我,却在海轮上拉肚子,以大海作为马桶,这种奇妙的经验,大概此生再难碰上。

白描手法,神形毕现;自嘲妙语,令人忍俊不禁。个中尴尬狼狈,回味却又心酸。读完了这本书,便欣欣然期待着飞机落地,与这位长于嘻笑荒唐,戏谑话凄凉的兄台见面。

果然,文如其人,站在接机口的,是一位人高马大且仁慈宽厚的兄长,温文尔雅、风趣开朗,正如春华嫂所回忆:“在肩荷重负、披荆斩棘的人生行路上,尽管流血流汗,他却总是带着一脸灿然的笑容,让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感到安心与温馨”。和啸虹夫妇同来迎接并一直陪伴我们的,还有好几位高雄文协的朋友们,如音乐史研究者沈立先生、报导文学作家王蜀桂女士……我们先是和高雄的文艺家、学者一道,在高雄文化中心举行“两岸文学研讨会”,随后便到台南参观台湾文学馆,后来又游阿里山、日月潭,最后到台北,见陈映真、黄春明、曾健民、蓝博洲等台湾作家。

啸虹兄干练的组织能力在这一路表现得淋漓尽致,兄长式的亲切使我们如坐春风。他的宽厚谦



和,或许就是他不断被人推去做“总干事”的原因,但到了古稀之年,他被推任为高雄市文艺协会的理事长,为两岸文化交流竭尽全力,应该说这才是他孜孜以求乐观其盛的事业吧。

代表团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晚上,晚餐过后,啸虹兄忽然站起来,说今晚还有一个小小的节目。随后便有服务生端来了一个生日蛋糕。原来他们要为代表团成员赵玫庆祝生日。这令作为团长的我感到意外而惭愧。赵玫的生日其实应在明天,啸虹兄说,明天你们正在路途上,今天大家济一堂,岂不更好?

和啸虹兄分手后,真的十分想念他。我之“想念”,不是书札往来的礼貌,也不是睽违日久的寒暄。那是一种对家庭对亲友的眷念。一次和赵遐秋教授闲谈,得知周啸虹夫妇已经在扬州买了房,便也期待着“烟花三月下扬州”。此后不久,居然就来了——游瘦西湖时,见满堤桃花怒放,打电话给赵教授,希望获知啸虹兄的联系方式,可惜没有找到。我只好趁接受采访之机,在夸赞扬州宜居的时候,说扬州声名在外,不少台湾作家回此小住,比如周啸虹。

应该原谅我,埋藏着一小小心机。

啸虹兄过世一年多以后,即2013年8月15日,我在中科院文学所主办的“周啸虹作品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春华嫂和啸虹兄的孩子们。我说,大嫂,我找过你们,几年前,在扬州。春华嫂说,是啊,当时我和啸虹从《扬州晚报》的采访里发现你来了,再找你时,说你已经离开。

当即便想,当初何苦用那个心机,找找接待我的主人,打听一下不好么?

不愿劳驾别人,倒是我的本性。

再往后,就得到了啸虹兄去世的噩耗。

谁想到,这一次失之交臂,成了永世的痛。

2014.1.15.■



扬州晚报2009年刊登的周啸虹与妻子的照片

## 我们如何失去了童年

文/陶林

我们本应该拥有童年么?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有点蹊跷。但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先生的《童年的消逝》可以给这个问题另一种解答。

他给我们梳理有关“童年”的理念,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童年”阶段作为一项文明成果,是被人类发明出来的!他从回顾欧洲中世纪及之前人们对小孩的看法入手:那时候孩子被看做一种“小大人”,简单地认为是形体和力量没有发展强健的大人。这种见解不难理解,我们所知,世界一度童工泛滥,还知道很多人利用孩子生财,非洲到处是童子军……这或许是极端例子,但现在,还是有人把儿童看成必须担负成人责任的“小大人”。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果断地划分出儿童阶段,的确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重大发明。而诸如卢梭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皮亚杰这样的儿童心理学家、安徒生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等一批足够绅士的成人,认真真地从孩子的角度思考对待他们的态度,无疑更稳固了这项伟大的发明。

波兹曼认为,人类普遍的书本阅读时代,儿童终于被全人类认可,不再是“小大人”,而是一种与成人截然不同的生命阶段。当然,波兹曼的论述并没有到此而终。他忧心忡忡地指出,现代的娱乐和传媒又开始把人类所发明的“童年”给弄丢了!

此种见解,波兹曼是针对美

国的青少年所说的,他认为发达的娱乐业,随着技术发展而日益发展的功利心态,使得社会文化日渐模糊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儿童易于通过无障碍的电视被娱乐,或者易于成为消费猎物,易于似懂非懂地早熟,受成人文化放纵的一面影响。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把成人和儿童一股脑地当成资本增殖对象,通过剥夺童年,造就新种“小大人们”。

记得鲁迅写过文章,检讨我们怎么做父亲的。可能我们中国的大人,从孔老夫子时代就没对“孩子”绅士过。

就说眼下,中国的孩子还普遍被视为“接班人”。也就是说,孩子,是大人的简单延伸,孩子就是一群“小大人”。

我要是和小朋友们探讨:“你们怎么丢失了童年?”一定会有小朋友用一脸漠然反问我:“拜托老大,我们有童年么?”我大概只有瞪目结舌了。现在的小朋友,自然化游戏时间少,看的是成人化的惊悚小说哈利·波特,还有成人化的日本动漫,很早就训练体操、游泳为国争光,练习按照成人的口型说话……

太多的“老少皆宜”的结果,最可怕不是在于“我们失去童年”这么简单,而是成人也孩子化。儿童犯罪和成人的犯罪率的攀升,成年人责任感的缺失,童稚化倾向……我人社会也久,越想越觉得波兹曼先生说的有道理,而我们生活中病态的因子还很多。救救孩子!■

回音

## 穿越古代的现代孤独

——简评黄梵短诗《孤独》

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经说过:“诗人在自己那由生活的悲剧素材写成的最杰出的作品总要写个人生活,写悔恨,写失恋,或纯粹的孤独,无论他的生活怎么样。”

孤独,也许可以属于人类永恒不变的共性之一,正如黄梵诗中所指出的“它在古代,就已经古老”。

而黄梵的短诗《孤独》,诗眼在于“我的孤独/竟扎得像树根一样深”。

这是神来之笔,把抽象的孤独具象化,用手摸过的巨大且深的古树根,作为孤独的喻体,诗人的现代的孤独就有了外形,也有了动作,根还扎得深,令人读后难

忘。把难说清的东西具象化(包括理念、感受)是诗人常用的手段。在写作手法上亦称移情。诗人黄梵用得娴熟、自然,毫无突兀牵强之处。

结尾处,诗人还不忘幽上一默——“惊动了田鼠的睡眠”。

田鼠,这里理解为不是诗人的一类即可。注意,这不是贬义,正像作者曾经写过的另一首诗《蝙蝠》。据作者曾说,蝙蝠正是害怕孤独才选择群居生活的。诗人把通常被厌弃的对象、摒弃的意象反过来写,摘去它们头上贬义的帽子并赋予了新的含义,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原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 王子淳

资讯

## 全国微散文大赛在江苏启动

本报讯 由中国散文学会和江苏作家协会等主办的全国微散文大赛近日在宁拉开帷幕。征文以“勤劳”为主题,体裁散文随笔皆可,不超过千字,须原创首发。中小學生作文有指导老师推荐,亦可参赛。稿件须“doc”格式,投稿邮箱:zhqfsw@163.com。征稿时间:4月1日至8月30日。参赛作品将由散文名家评审,设奖项共

45个,奖金300元至5000元不等。获奖作品将推荐至《中国散文报》《雨花》等报刊刊发并集结发行。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点评此次大赛特点,一是主题直击人心,关注度高;二是“微”,贴合当代生活节奏;三是散文虚实结合,在很短篇幅里写出思想深度,有难度。活动也说明文学没有式微,其实很热闹。